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許文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文

汪彥章全云龍溪汪氏藻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

稍與經分所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

集西庫全書著錄三十二卷其為鮑史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况陵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

而猶曰哲王所案詳文以補又再居美林山蓋屈子以堯舜

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既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

既遵道而得路又湯禹嚴而難敬

道而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折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於此。

夾漈志通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

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汜蘭。先風轉蕙汜崇。

些，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闕云蘭芷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

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折案離騷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花，益二草本相似。男仁傑離騷草木疏曰：以著花多少為別。陸佃埤雅：張溇雲谷雜記：羅願爾雅翼亦從山谷之說。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云。

江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

白華，又不同。折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藥對以為蘼蕪

一名江離。原注：芎藭蘼蕪本江離，蘼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

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地記一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卷，說文云：江離蘼蕪，陸佃埤雅引韓詩芎藭離草也。將離贈之以芎藭，一名可離，然則古今注本韓詩藥對本說文也。○折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窮昌蒲江離蘼蕪。注：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芷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即芎藭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亦葉，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

屈原楚人，而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

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為夷，曰南夷者，指放

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臭妬披離而韜之。九章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

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

者蘭也一稱之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韻不若蘭也祝辨椒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香夜多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

略娟子名唐人避諱唐高祖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

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故娟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

淮南子雖有鈞鉞芳餌加以詹何娟環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應璩與

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

淮南子少得其文不能解其音指古文苑云蕙者蘭屬也

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子佛子經中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補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闕云此條已見左氏全云慶善名與祖

藝文類聚鑿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斯案句下有貌足傾城此乃蘭形棘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坊案通鑑漢紀宣帝初元二

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
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
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
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訛毀人冀聞外
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為忠
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佞贄
等無罪上大怒欲加誅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 兼漢元帝優游不斷
故易於壅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

略娟子名 唐人避諱 唐高祖 改淵為泉 古文苑又誤為

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故娟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

淮南子雖有鈞鉞芳餌加以詹何娟環之數猶不能與因苦爭得也應璩與
從弟書又作便環。坊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著天

地人經三十八篇鈞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
淮南子少得其文不能解其音指古文苑云素者鈞聲者鐘聲也
玉璣琴瑟鐘磬各名其器子書者皆聲也
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
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古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子佛者經龍中
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用見于諸集及案府好事者因以古
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補注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闕云此條已見左氏 全云慶善名與祖

藝文類聚鑿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坊案向下有貌足傾城
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此乃蘭形棘

孫前... 補入注... 伊次... 類聚... 伊次... 類聚... 伊次... 類聚...

明帝紀 二年 幸辟雍 禮儀 三年 二月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二年 二月 王維山出寶鼎 注維山曰 作旌 明紀七年 注禮記曰 夏祭曰禘 禘也 夏物未成 祭者為禘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所蒙句下有無謂冥漢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隣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不出於言乃
動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

類聚止御主學集證誤

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
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
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
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
欲者不能濟其欲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著未知孰是凡此
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馬誠兄子書王誠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張茂先之詩崔子王之銘張華勵志詩崔瑗坐右銘皆載文選見
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坵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鑒誠類又載吳陸景誠盈曰居
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
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
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文心雕龍體性謂英華出於性情貫生俊發則文潔而

補入注分以行寄
孫前集是衍曰某言書李侍
枯與子足若長子倫次堅次
伊次篇勞題誠九子也
款聚版兄書可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所兼句下有無謂冥漢
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隣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
動羊祜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山書曰見賢思齊不宜

類聚正仰主集集證誤

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
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
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
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
欲者不能濟其欲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
同類聚作王粲著未初孰是凡此

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馬誠兄手書
王誠子書俱見

載後漢書三張茂先之詩崔子王之銘張華勵志詩崔瑗
坐右銘皆載文選見

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所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
勅撰鑿誠類又載吳陸景誠盈曰居

文心雕龍體性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

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
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
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命之謠何見折條雕龍體性篇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荊州誄

潘岳作楊荊州名聲

謂篤督勲勞

注引說文曰督察也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

執友之心

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引曲禮執友稱

其仁

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折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山行孟謂二巨性善法引
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歸心

赤玉也雪賦

謝惠連作

林挺瓊玉樹注以為誤

閩云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漢繁露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纓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鈞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惠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

聖人作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剡川人○折案親新唐書曹王臯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刀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推未冠之稱

折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

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避高宗諱而用車呂縉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

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命之謠何○折繁雕龍體性篇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益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荊州誄

潘岳作楊荊州名肇

謂篤督勲勞

注引說文曰督察也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

執友之心

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引曲禮執友稱

其仁

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折繁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雪賦

謝惠連作

林挺瓊玉樹注以為誤

闕云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漢繁露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纓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鈞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闕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惠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

聖人作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剡川人○折繁親新唐書曹王臯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刀法聯其賞罰弛張如○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推未冠之稱

折繁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

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避高宗諱而用耳呂縉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婦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

佛文瑣語 未詳

書陸賈傳有魁結字注讀為推髻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

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

改為推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十人之

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折景此條當合上條為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

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集證陳耀文天中記引唐

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折案曹植詩各文序曰五行致災先史以為應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張敏

張敏有書無傳容齋五筆載次歎責子而文一為之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將軍太子舍人漸北長史黃山谷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楊子雲送窮賦而文采過之

唐舉存貞

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體以容貌親親於其進私善謹以和文章深切善往復善自道請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王保定撫言十五歲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舉遺左庶子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為大點小點為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海云一卷把朴子道意篇凡人多以小點而大愚○折案宋翌猗覺察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張敏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在貞因之黃璞閩川

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原注

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都陽洪适景伯編

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

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為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

莆田歐陽詹行周撰詹之為人哀辭可信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醫

之諱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城不見何之詩題云途中寄太

原所恩蓋亦有以名其疑也昔人以賤昧受諱傳之千古尚未能明孰謂今

人行已而可不謹哉又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

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人謂有神助焉名士傳曰詹

以授詹詹一見大痛而亦卒王氏原注本真西山跋歐陽四門集語

唐文粹

貞元中杜黃裳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掛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為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何云爾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

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

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而柳不肯為師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執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以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敬也決矣韓闢佛道以道之諫迎佛骨表而柳謂佛與聖人合書盧其居明先王之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而柳謂佛與聖人合之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有人禍天刑退之外集答劉寄夫論史書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而柳謂

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鑿玉牒勅憲宗書云柳說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佛柳並稱條錄

原注云云全云云元柳宗元

柳說云云

原道曰云云

答劉秀才云云

潮州謝上表云云

柳王厚與弟中云云

送僧浩初叙云云

與韓昌黎論史書

右云云

柳王厚云作史貴直道云云

全云移

勝非封禪是柳勝竹史之詞功形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也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見於獨孤及又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集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於粵也西庫全

又見英華二作獨孤及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

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掛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為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何云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

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

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而柳不肯為師

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以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怪聚罵

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韓闢佛

道以道之諫迎佛骨表而柳謂佛與聖人合

警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

可斥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韓謂史

有人禍天刑退之外集答劉夢才論史書曰夫為史者不

刑禍非所恐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苟直雖死不可回也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鑊玉牒勸憲宗

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

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韓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

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紀泰山之封鑊白玉之牒雖

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又曰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

具著顯庸明示得意○全云一作師說不肯為師是各量其力關佛是韓

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為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不逮也○元

圻案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

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

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見於獨孤及

云云○元竹葉昌黎
與佛昌黎論史曰

全云移五前

又免吳華二作獨孤及

集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於粵也西庫全

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昆陵集二十卷提要
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

首皆崔元翰作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
華辨證五為百官請復尊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

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迺作常表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
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為禮部

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
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貢京師其誤

可知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原注冕大歷四年
請聽政

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

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華辨證五林逢

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
苑迺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

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
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代表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折衷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二月
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柳州謝上表

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折衷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
史李吉甫傳改柳移饒舊史

乃以柳為柳是致柳集誤收况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
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訖改其

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為吉甫何疑宋沈作誥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晏
如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留于頔元和八年頔以罪貶為恩王傅而

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
頔之去襄陽久矣

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一愈膏肓疾賦晏公亦

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

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折衷陸放翁跋
柳柳州集曰此

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哀類於此子京
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昂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

入卷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

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

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

散軼多矣何云八愚詩至南宋時石刻亦亡○所案沈作誥又曰柳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蕪也艾軒

策問以為元次山集案本艾軒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

饒州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射高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蕪作此亭是蕪為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閣按說苑名類篇○所案名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兒原注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

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所案柳碑云饒娥饒人父漁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冰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唐書列女傳云娥孀瑣真父勸娥死時年

仲兒或作仲厚其饒娥碑云被饒者劫沒於長江幼女貌魁激打穿倉面類伊蛟爰構其殃工帝依之帶寔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傳邦人六世水物珍珍魚鱉鱉中無唯類滅以清源慎於江記所首者男所成者女從茶投身黃香極虎石有其轍今得其信

十四又云縣令魏仲兒兒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游黃溪記記云溪拒永州治七十里傲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

南子桑傲莊子天運皆奇作也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末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所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顯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崛

王參元書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

代王茂元遺表所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云與季

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亭也

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所案王仲元誌今樊南文集已

佚而參元之名再見於李賀小傳云所與游者王參元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鄆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

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

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修經史補之如沈是文之病煩久矣固之律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何云浚稽山疑誤為雞毛穎

傳本於此坵案宋表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邱驥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

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稽山為君湯沐邑宋張端我者耳集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集唐志劉禹錫集申十

補入信全云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

雅南集序

張端義貴耳集歐陽修藝文類聚者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吳越七賦撰小族加恩信以海祀為君公者記今祖歐陽之遺意也

方樸山云此語未的

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閣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

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為郎為文疾受詔即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

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文公緒言也元坵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疑誤為雞毛穎

傳本於此坵案宋表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邱驥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廬山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稽山為君湯沐邑宋張端義者耳集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集唐志劉禹錫集申十

全云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

元所集

元所集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薛簡

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闕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

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為郎為文疾受詔即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人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方樸山云此語未的

魏鄭公砥柱銘柱掛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道云禹

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相利云簪墮

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

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所案吳越春秋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

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

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全云六朝之

於道見所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

弟也大清三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

又亮英華九百九十九載果
簡文大同哀辭序云大同字
仁洽予之弟十九子也陳蕃
所憩之家久借紀錄之歲云
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
藝文類聚

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

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

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集證按今本搜神記無之太

記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下不可

進曰當從後門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

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

梁上其末出奴以為不自下鉤之鑿墮陷腦而死三國志魏華歆傳注引列

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

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

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歆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

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所案陳蕃事亦見幽明錄太平廣記三

庚信三月三日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同飛鳳凰而翳華芝

注服虔曰華楊柳共春旗一色月令季春之月王勃做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折案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師氏同見後錄十五王勃落
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
歐陽公以為歎仰

師氏同見後錄三

雄傑比舊為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葉與密露齋鮮晚花與薰風俱落庚子山蓋做其語齊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而于山又做之也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文並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閣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所案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善文辭多

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祕書郎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詰或大事多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遣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

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

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

天雞有二問之主司閣按主司為張其精如此故曰文

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

矣閣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

文選宋景仁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回邑李善等繼之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

正義也荆公本不願末流之失耳所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

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熙寧八年頌王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

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鳥賦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并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為輜轉

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

范仲淹靈鳥賦序曰梅君聖愈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始取饒州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予多凶故公之作賦報之蓋為公沒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魅讒醜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坵案唐書文藝傳李商隱字義山河內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著樊南甲乙集玉谿生詩集事跡具

唐書文藝傳此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曰臣姓猶孤氏帝名臣曰巧斡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為佞魃馬佞魃之狀領佩水漩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虫尤為誠臣以共工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魯誦節義於寒泥贊詭曼於嬖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為讒醜馬讒醜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贈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刻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詭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貪魃馬貪魃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頰鉤骨箕環聯環璫或時敗累囚於牢控拳枯履校藁棘死灰僥倖得釋他日復為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啓期健於衛叔寶此四字脫達人之言也坵案唐書白樂天傳

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

樂天浩歌行云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鉞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魯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

以食不可以言坵案劉禹錫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鏡以思為關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沈休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

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元所案吳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偁天下號曰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太史

元所案王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

次山出規見唐文粹
三丈解曰堂不裂封疆
未燬堂多印後懷之亦
煖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類記若是可乎

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

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重

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

懷之未煖誤樹為木則宋人避諱也○折案水經注引國稱曰昔天子建都國或以今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

張文潛送李端叔儀赴定州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

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諫元宗不令突厥入仗射疏梟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折案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唐

書入文藝傳本傳作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此賦宋文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

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

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

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託之詞惟考隋志即有十二靈棋卜經一卷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語實為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變卦十二棋皆覆者為混沌未明尚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幾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元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雜助集

封似當作卦

歸一
唐李遠靈棋序曰靈棋經者不知何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此書中者朔之術用此術也或云黃石以此石授張子房又有客逐淮南王神秘之書此石也蓋好事者倚聲傍價以成其術史而十二棋五三分之中下少而一擲而成卦即考其法同盡得大聖意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三才也十二棋皆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

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女下不識刺史廳

屏見杜牧之文折案杜牧岐陽公主墓誌銘序云尚書在澧州薛

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折案柳宗元薛巽妻崔氏墓誌

海外祖母夫人墓表曰自
州大夫等完德豈口女孫然
或者女孫居不識厥序笑言不
聞陽中是賦然也置別情矣抗
其死也聞人信言以美之 楊伯三

曰無伎忌之行無犯迂之氣
一畝之宅言笑不聞於鄰
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
不知其用事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文云聞人傳焉以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蓋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元案陳氏書錄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

即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為郎 四庫書目別集不著於錄

邛宗卿 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

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全云元

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邛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史能顯故其文不彰 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全云引

全云移錄在何處

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

景德真宗七年甲辰改元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

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

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

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

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

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

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

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

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

事始之後原注太宗修三太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折案王明言太宗盡收用之真之館閣使修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續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退朝去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坊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

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

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

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

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臨襲脫整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菴胡忠簡公銓云韓安國不能几賦何云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鄉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

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

以盡豪傑之士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禊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亦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却墨王

豐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琨下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折案韓安國陽几賦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礮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德之聖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

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此龍川閣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

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取矣○元折案陳氏書錄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元折案陳氏書錄別集類
龍川集四十卷外集四卷
康陳亮同父撰癸丑進士
第一未補而卒而書論
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
諸賢未及也

誤也

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方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始終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千載一遇下增夫千載一遇之世苟得作苟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收民顧飢作願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上刪則字之間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溺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折素書錄解題總集類文章正字二十卷真德秀希元礪自序每正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

誠齋楊萬里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

宋明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

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顯政

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元折素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常淳熙末為大蓬論思陵配饗不合去及

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閣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變當始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

指德占徐名論交詩則指呂吉甫名惠此孫仲益名觀之

言也何云二詩則如孫言閣按仲益之言語見其所與孫端伯書○折案曾鞏禮閣新儀序目錄序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

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曰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間詩曰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至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為兵間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乎乎口守那復議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微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更吾鮑叔貧賤間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口口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豪有年忤雷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觀仲益撰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其生平出處至不足道也四庫全書著錄司馬溫公魏泰東軒筆錄云東都事略宋史王安石傳云書錄解題別集類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孫觀仲益撰

親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
時為飯飯顯祐之既而功不
成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故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原注景文謂因修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按風俗通義考文帝時詔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怨也

長兒為黃川宋景頊曰暴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元所集張說廣州都督嶺南觀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命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或或不平之劇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慶平公宋濂鎮若商懷式是南拜為駕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放致幅負萬里馴致九澤詒書下日庶民服爪昌田臻斯威名之先致也云云頊曰余致慈分旂旆於未何若兮何早操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東坡嘲詞掃文之嘲碑詩曰操牛雞卜蓋我觴於祭嘉丹与道云

詔本與金才本才月日

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錢耳乃以為文何耶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所案宋費深梁谿漫志曰東坡教人後山

道得文法於伯夷傳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

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 晁公武曰陳師道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見唐文粹 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見唐文粹 同一

句法所案東坡題張乖崖書後曰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二語直用莊子

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脩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繼序按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所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屬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加刺史當時稱乃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論說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

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閣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

出於古文尚書末可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闕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 集證定字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為倫姚信釋為經緯字後人始改為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所集晁公武止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元所集晁公武止讀志利集類文心雕龍音韻釋義等題史後曰世之詞人利義文辭者多誠裂杜牧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者人漢之今觀若世世月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以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所集晁公武止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故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原注景文謂因脩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

按風俗通義考文帝時詔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護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所怨也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擇難下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志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集證雜誌近歲用會子特

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山言之猶紙錢耳乃以為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所案宋費涑梁谿漫志曰東坡教人後山

道得文法於伯夷傳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後山

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晁公武曰陳師道

善已彰誠人為文多少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見唐文粹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見唐文粹同一

句法所案東坡題張乖崖書後曰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二語直用莊子

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脩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繼序按管子

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

文心雕龍論說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

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閣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

出於古文尚書未可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

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閣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

前誤矣集證定字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元所集晁公武五止讀志利
集類文心雕龍音別經撰余嘗
題文法曰世之有人利意文法
石多賦製杜牧以龍里為真
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首
人漢之今觀著為垂世自謂嘗
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
自負不減矣觀史論說篇論
論人追慕是殊不知書有論道
杜秀

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所業杜牧與莊充書曰凡

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彰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彰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關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憲以刑罰為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

易竒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

時好作竒語故後生論如此

何云彦和乃謂手為心使之難也山谷錯會也闕按何此語謂山谷

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竒言微實而難再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好作竒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

參觀原注文鑑取此二書

迂齋大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原注

夷門在
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元所樂毅書之劉師之植於皮管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

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

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

說林

跖躄得飴以開閉取

捷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

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

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

史黨許希二詩

所司馬溫公傳家集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

初有以荒淫放蕩為事

罪又有鄆州牧怒

六竟死作哭友人詩

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鐵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
手收謝道畢西向而招上詢其故曰臣好奉
生手其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
然則積師為儒乘時取富貴日負月
信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

一星也

招賜已西向招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太初作許希詩招聖
蔡齊為言于上遂有祿布蔡封自儒林三諫危

勿靈仙觀莊嚴太后臨朝問其俊逸召招誅其好朋飲高歌吟
士深疾之太初作希如逸堂詩以譏

款太初古體之存四人款子罕七代外弟進士臣國王皆直諫出為監官儒學
南系字方見錄先生集序史入文苑傳東坡序賦云先君通未既與士大夫

進洋後賦曰自今以往文章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多
已見其兆矣以魯人見錄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賦曰子識之十餘年天下無後為斯
文者也

有方ノ人曰

不敢也坊案此節錄表黎齋

而與居若徒

地並廣大高

仕也凡身外

役亦莫不然

大爾是亦樓

是亦樓

鄧志宏與胡丞公

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間如司

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

了翁與蔡長沙潭州死政曰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

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

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
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瞿然驚其言遂令出守陳振孫曰胡世將承公文奉公
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是亦樓記文也黎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黎齋又有是亦園記

閣按蔡京貶官行至

閣按蔡京貶官行至

坊案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宗祀部侍郎曾

逸黨許希二詩

所司馬溫公傳家集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
慕穆之為人當時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太初惡其人亂
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
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梅掠死獄中太初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
牧亦坐是廢

黎齋先生表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

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
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
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
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徒
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所案此節錄表黎齋

是亦樓記文也黎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黎齋又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間如司

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

了翁與蔡長沙潭州死故曰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

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

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所案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宋禮部侍郎曾
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關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
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瞿然驚其言遂令出守陳振孫曰胡世將承公文恭公
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

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

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新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

後郅支西破呼揭堅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

活何云以下皆本温公考異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

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

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

夢也



